



旅程

三岔河

◎ 于建敏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旅程

于建敏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程：三岔河 / 于建敏著. —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52-1458-1

I. ①旅… II. ①于…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0917号

策 划 张仲煜

责任编辑 沈宝发

封面设计 王建军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旅程：三岔河

著 者 于建敏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网 址 www.shp.cn

锦绣书园 shjxwz.taobao.com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规 格 889×1194 1/32

印 张 7.25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458-1/J.891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序

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我国曾经有近二千万青年学生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城市，到农村、到边疆。他们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和抱负，为我们的祖国奉献了青春，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在这批经受艰苦磨练的知识青年中，有些人通过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砥砺，心怀理想肩负责任，成长为学者、作家、企业家或者各级领导干部。建敏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她目前在一家国有控股企业担任领导职务，工作之余经常喜欢写点东西，知青的经历便成为她写作的主题。这部书稿她以自传体形式来叙述青少年时期的颠沛动荡和成年后的职场生涯，记录了难以忘怀的北大荒知青岁月。作为女性企业家，本书还叙述了作者的工作、家庭和育子的艰辛与付出。

建敏连续两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我和她因工作关系很早就认识了，又同为女性，互相间的沟通或了解自然会多些。知道她曾经在黑龙江当过知青，但从未听她讲起过那段充满理想信仰，热血沸腾的青春故事。看过这部书稿，我完全理解建敏对那段往事的情感眷顾和精神寄托。我们常说时代造就英才，困苦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只有在大时代中不气馁、不放松，励志打磨者，才会脱颖而出，成为栋梁。

此书的书名是《旅程》，就生命而言，我们都在旅程之中，也都是人生旅程的过客。能把旅程中的个人气质提升为社会群体认可的精神价值，是这部书稿的社会意义。以个人点

滴的小历史汇集而衬托出恢宏社会的大历史，是文化的需求，又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其意义深远。副标题“三岔河”作为生活场景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它见证了一群人的成长，更见证了这群人实现希望的全过程。“三岔河”既是嫩北荒原大草甸子里流淌的一条无名小河，又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人生无时无刻不在面临选择，面临行走的去向，而成功的方向只有一个。在朝前方行进的途中，我们追随着自己的理想，编织着自己的梦想，正是这一个个华夏儿女的理想、梦想，折射出时代的光芒，聚集成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梦。

是为序。

陈铁迪

目 录

引子.....	1
一、辗转分离.....	6
二、雾都重庆.....	9
三、胶东半岛.....	13
四、重返山城.....	23
五、随军上海.....	29
六、星火足迹.....	48
七、踏上征途.....	50
八、星火四连.....	56
九、“乌托邦”农场.....	65
十、娘子军连.....	72
十一、开荒建点.....	79
十二、艰难打井.....	84
十三、伐木建房.....	88
十四、打石修路.....	94
十五、自给自足.....	100
十六、养狗养牛.....	105
十七、水火无情.....	110
十八、过年记忆.....	120
十九、青春年少.....	124
二十、五湖四海.....	128
二十一、新老青年.....	134

二十二、姚家客栈·····	140
二十三、人在旅途·····	150
二十四、高考遇挫·····	165
二十五、曲线返城·····	170
二十六、考回上海·····	176
二十七、大学生涯·····	182
二十八、北京五年·····	189
二十九、爱的延续·····	192
三十、重返北大荒·····	195
三十一、山城聚会·····	200
三十二、读“救救孩子”·····	204
三十三、星火情结·····	210
结语·····	219

引 子

一直想写写北大荒。

上世纪70年代，我曾经在黑龙江省嫩江县星火五七农场度过了近五年的知青岁月。

嫩江县位于著名的松嫩平原北面，而星火五七农场地处嫩江县的最北端，位于大小兴安岭之间的嫩北荒原，兼具山区和平原两者的特征。从嫩江县沿着嫩漠公路一路往北，可达漠河县，那里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最北端。嫩漠公路修筑于日本占领东三省期间，当时是铁路路基。在嫩漠公路153公里处下道往东十来里地，就是毗邻黑宝山煤矿的星火四连（现在叫矿山村）。知青大返城后，随着黑宝山煤矿的发展，地方铁路再次以这条公路为路基，修建了专门运输黑宝山煤炭的铁路。我们七年前回去时，从嫩江到星火五七农场，走的是另一条依旧颠簸的公路。从四连再往东北方向走一二十里地，就是原星火七连（现多宝山镇三岔河屯）。1975年创建新点时，我刚刚十九岁。在那片旷野里，曾经回荡着我青春的歌声，曾经留有我青春的足迹。

2006年夏天，我带着十岁的儿子重回星火七连时，儿子的调皮给了我一次机会。原星火农场场部在嫩漠公路145公里处，场部知青许焕文的家到了！我没有急于下车，而是逼儿子在车上换了一条崭新的耐克长裤和一双崭新的耐克健身鞋。踏上这片令我魂牵梦萦的土地，我的心变得虔诚，人变得亢奋起来。

七连到了，我梦中的二坎河到了！我心情激动，向司机申请在河边停车。就在大伙儿下车忙着拍照的当会儿，儿子早已悄悄地溜下了河床。等我听到儿子“哎呀”一声尖叫时，小儿已经站在一片泥泞之中。小儿试了几下，脚拔不出来。一使劲反而一屁股坐在了泥浆里，刚刚换上去的新裤子、新鞋子全部弄脏了。我不仅不恼，反而心中窃喜。二话没说，立马挽起裤脚，脱了鞋、袜到泥泞中将儿子拉了出来。我让儿子脱了外裤、鞋袜到河里冲洗，自己也趁机一个箭步跨入小河。这些动作麻利得令自己也啧啧称奇，岸上的人更是看得呆了。在迈入河水的那一瞬间，我耳边响起哲学家的那句名言“人生不可能两次迈入同一条河流”。接触到清凉的河水和硌脚的鹅卵石，我的全身立即充满了亲切感。

哦，融入我生命的二坎河，你有多少次出现在我的梦中！小河的东面原本是寂静、没有人烟的荒原，是嫩江与瑗辉、呼玛三县交界的地方，也是嫩江县最冷的地方。1975年春天，是



2006年8月初，作者和小儿于原星火七连的二坎河



2006年8月初,小儿在原星火农场场部知青宿舍前

我们八个女青年和党代表大乔的到来，惊扰了这片只有野兔、狍子、狼和野鸭出没的处女地。我们在这里搭帐篷、打井、修路和造房子，我们先是开垦了六十垧，后来是一百垧荒地，创建了昔日的星火七连，今天的三岔河屯。

创业的那段日子，我和战友们几乎天天从这条小河蹚过。那时河上的冰已经融化，可是河底还结着冰。我们晚上返回暂住地四连时，往往刚上了河岸，鞋子和裤子就结冰了。一路走，一路嚓嚓嚓的冰碴摩擦声。回到四连用好水、洗好脚睡下，姚晓勤、陈嘉凤等老知青还要继续替大家烤干裤子和鞋子。我们第一年在山上打井至26米深还没有出水，第二年在东面的草甸子里打出来了井水，化验后水质不好又不能用。没有水喝，无法在荒原立足。我们夏季在小河里取水，冬季在小河里取冰，硬是坚持了下来。伙食没有荤腥，我曾经用建筑工地的筛子放在小河中，两头用河泥堵上捉鱼。那片旷野极少有人经过，我们放好筛子就去干活，晚上收获鱼虾来改善伙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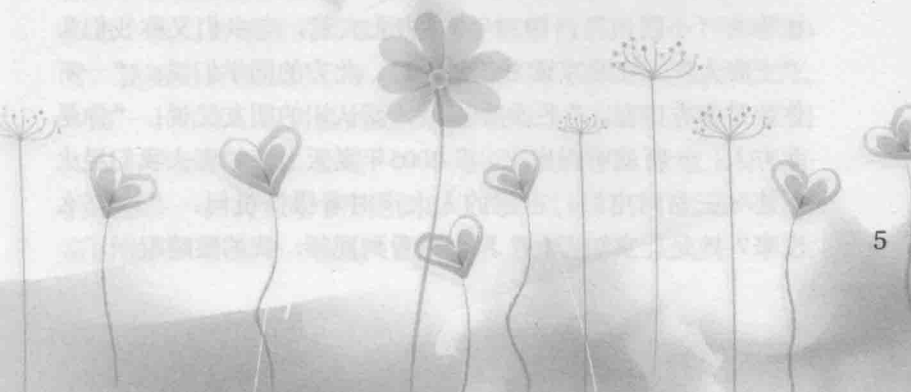
无数个夏日的傍晚，姑娘们收工后来到河边，把衣服扔在桥边的柳树丛上，立即跃入你的怀抱。姑娘们在河里洗衣服、洗澡，敞开心怀地大声唱着、欢笑着。我在连队负责基建，包括在你的身上架桥。每次用圆木架好桥，经洪水一冲即垮；经坦克车似的链轨车“东方红-75”一压就坏。有多少次，我徘徊在你的身旁，试图一劳永逸地修好桥。二坎河，是七连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是一条和七连的姑娘们生死相依的河流。

我任性地站在清澈的二坎河中，任河水流淌抚摸。我一边洗裤子，一边询问正在河里洗摩托车的小伙子：“这条河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来得晚，是从矿山村那边过来洗车的。”小伙子一边答着一边沿着河水往上游走去。洗好裤子、鞋子上岸之前，我顺手拣了两块鹅卵石带回上海家中。我从心底里感谢儿子的调皮，如果没有儿子的这番折腾，我不可能好意思牺牲大家的时间赤脚下河走走。别了，七连！别了，我生命中的二坎河！

刚到北大荒时，我的中学同班好友袁萍曾经写信问我：“人家都说北大荒苦，可是为什么在你的字里行间却总是充满激情，你不感到苦吗？”那时候我浑身充满着激情，有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和激情。经过几年农场连队生活的磨练，我了解了北大荒最底层的生活，经历了严寒和艰苦劳动的锻炼。我也曾经彷徨过、困惑过，最后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那片黑土地。几十年后，当我看到昔日战友对那段艰苦生活的描写并充斥着怨恨时，我的心被刺痛了。七连作为垦荒者所处的环境，要远比老连队和场部严酷得多，为什么我还是魂牵梦萦，深情地怀念那片黑土地呢？或许，这与我童年的农村经历有关，与我青年时期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战友情谊有关。许多知识青年认为极其艰苦的环境，我却完全不在乎。星火五七农场前期有一批下放干部带着，又有一些志同道合的知青战友，遇

到困难互相帮助、互相鼓励。那时候年轻，平时再苦再累，倒头睡一觉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回城三十五年了，虽然一直忙忙碌碌，内心深处却不曾忘记北大荒。很早就写了个开头，却一直没能继续下去。后来有了军医大子弟网，使我得以在闲暇时陆续将过往的记忆用片段串了起来，并引起了昔日部队大院子弟的共鸣。三年前，和儿子之间的代沟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作为九五后的小儿一度完全拒绝与五〇后的父母沟通。万般无奈，我尝试着用最笨的办法，将自己青少年时期、北大荒知青岁月以及刚回城时的经历写下来。我期待着有一天，即使在我百年之后，当儿子想要了解自己母亲的时候，可以和母亲在时空中对话。



一、辗转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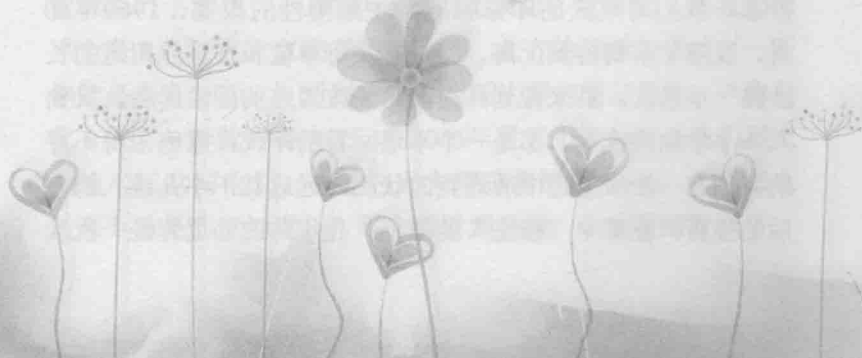
灰蒙蒙的苍穹下，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原。雪地里十八岁的二表姐推着一辆独轮车在吱呀吱呀地缓行着。车轱辘上有一个木架子，两边各放着一个农村用来装土装粪的柳条筐，筐里坐着刚刚从公共汽车下来的我和弟弟。雪地上留下细细的车轮压痕和一串串脚印，耳边北风呼啸。出生在火炉重庆的我和弟弟，踏上故土第一眼看到的是雪，而且是无边无垠的雪。未满七岁的我和未满三岁的弟弟，自小就离开父母的呵护，开始踏上人生的旅程。1983年10月，我第一次从上海乘飞机去日本。当飞机腾空而起飞上蓝天时，俯瞰着色彩分明和线条清晰的山川大地，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竟然就是儿时的这幅画面。由此可见，童年的记忆对于我是多么深刻。

我从胶东半岛走来，走过雾都重庆，走过东海之滨上海，走过北大荒，走过北京，最后在黄浦江畔成家、立业、生子。一路走来，我一直说不清自己是哪里人。小时候回山东老家，大伙都说我和弟弟是“小四川”；等我们回到重庆，人们又说我们是“小山东”。1969年10月随父亲调防到上海，我们再次被称为“小四川”；1974年3月去北大荒，老乡们又称我们为“上海人”。在北京读书和工作时，北方的同学们说：“一听你就是南方口音。”回到上海后，新认识的朋友又说：“你是北方人，一听就听得出来。”2005年夏天上海知青去我们星火七连（三岔河屯），屯里的人大声对着摄像机问：“Yu怎么没来？她是北京知青！”聚会时看到视频，我的眼睛湿润了。

这就是我，在一群上海、重庆、山东和河南人当中，我恍然又成了北京人。后来再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干脆让他们自己猜，猜到哪儿就是哪儿，不再解释。最尴尬的是在外地遇到上海人，一听说你是上海来的，立即用沪语与你交流，那股亲热劲就别提了。在他乡听到上海话，我亦满心欢喜。而此时此刻，我这个只会听不会讲的“上海人”，却窘得只能一个劲地点头。我变得惶恐起来，真怕一开口满嘴的普通话让对方煞风景。和上海人打交道四十多年，竟然不学不讲沪语，真乃大逆不道也。我喜欢旅游，曾经以浪迹天涯为荣。差不多有四十年的光景，我对上海这座我成长的城市既熟悉又陌生。直到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也就是2008年成为市政协委员以后，我才仿佛找到了一种归属感。那种陌生的感觉对成人来讲无所谓，对儿童却意味着被“欺生”，甚至是“孤独”。我小时候曾经读过四所小学，分别是山东老家的招贤小学，重庆的新桥小学，上海黄浦区的长沙路一小和江湾五角场的六一小学。在上海读书还好，我们有一批敢爱敢恨敢打架的部队娃儿，没人欺负我们。我小学四年级下半学期以前是在山东老家读书，村里小学教室里的桌椅是水泥做的，冰凉冰凉的，还不及如今电视上贫困山区的桌椅。1967年11月，我和弟弟回到思念已久的重庆。父亲因为爷爷的地主成分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冲击，刚刚转入新桥小学的我们，被突如其来的打砸抢、抄家和陌生所震惊。曾经熟悉的亲戚不再来往，爸爸单位的工人叔叔竟然前来抄家，我们对重庆的印象瞬间发生颠覆性的改变。1969年10月，我随父亲调防到上海，先是在父母单位长征医院附近的长沙路一小借读。后来搬到江湾五角场政通路的四院居住，又到六一小学插班读书。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家庭出身不好的我们在一次次变迁中所遇到的状况，远远甚于小儿进入初中后的挫折。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我年幼的心灵曾经一次次

独自面对陌生，身处逆境且工作繁忙的父母无暇过多顾及我们姐弟。好在我有两个特点，一是勤快、学习用功，二是沉默寡言却从不怕事。比我年幼四岁的弟弟，心理承受力相对弱些，也没有我那么幸运。日后我绝不让小儿离开自己的视野范围，大概就是缘于童年的经历。

我一直把黑龙江称为第二故乡，并且从来没有怀疑过。现在仔细想想也不对，假如黑龙江是我的第二故乡，那我的第一故乡呢？是黄浦江，还是嘉陵江，抑或是胶东半岛？山东是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家乡，是我称之为故乡的地方；重庆是爸爸妈妈一辈子工作、生活的地方，是我们三个孩子的出生地；上海是我学习、成长、工作和生活最长的地方，是我养老和叶落归根的地方。孰轻孰重，我真的说不清楚。



二、雾都重庆

重庆，又名山城、雾都。《红岩》中的“白公馆”、“渣滓洞”，江姐和小萝卜头，人们都耳熟能详。我出生在歌乐山下新桥医院的松林坡。不过重庆叫松林坡的地方很多，此松林坡并非传说中杨虎城和小萝卜头一家遇难的地方。对《红岩》中的烈士，我一直引为榜样。儿时背熟的诗至今依然记得：“为人进出的门禁闭着，为狗钻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我的童年、少年以及成年后断断续续在重庆前后住过十一年，那种英雄主义的色彩对我影响很深。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激情澎湃，或许就源于这种情怀。

七岁以前的事记忆很模糊，许多事皆是后来母亲讲给我听的。我们住在重庆沙坪坝区新桥街道的石壁山，那是原国民党陆军医院军官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作者和妈妈、姐姐在重庆新桥医院

住的房子。外墙刷着黄色的石灰，在周围环境中显得格外醒目。我自幼调皮，像个男孩子。小时候病多，妈妈每次喂汤药，总是要跟在我后面，围着屋前的池塘跑上好几圈。有时候我和姐姐闯了祸，要挨打时，我们就快速往山上跑，而且总是沿着光滑的石头往上爬。爬上去后就贴在石壁上一动不动，和父母僵持着。天渐渐黑了，父母爬不上去，又怕我们摔下来，最后只好答应不再打人。我小时候很淘气，喜欢爬树、捉知了、蜻蜓和蝴蝶。小时候不懂事，有一次把蚕豆花当蝴蝶“捉”了很多。晚上农民嚷嚷着告状到家里，姐姐听到动静灵机一动，在人家进院子之前顺手把背篋往我身上一扣。我藏在里面一声不响，待农民走了才溜出来，免不了被妈妈教训一顿。

妈妈生姐姐时才二十来岁，年轻的她为了不做家庭妇女，就把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全额给了带姐姐的刘外婆。两年后生了我，妈妈说家里曾请过一个保姆，我对此却完全没有记忆。记得后来是姐姐带我，曾经闹出过许多笑话。妈妈在新桥医院上班，中午都回家来吃饭。早晨上班时将吃喝的东西放好，嘱咐好姐姐就把我俩反锁在家里。有一次妈妈中午回来，看到我满脸都是酱，吓得哭了起来。原来是姐姐好心喂我花生酱，嘴里一边讲“妹妹吃，妹妹吃”，一边往我的嘴巴、鼻子和耳朵里喂，弄得我满脸都是。等妈妈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才又破涕为笑。上世纪80年代我才知道，欧美发达国家把未成年的孩子锁在屋里是违法的，邻居可以报警。但是我们从未抱怨过母亲，既理解爸爸的工作繁忙，更钦佩母亲的任劳任怨。

爸爸在部队只是一个普通干部，1958年“家属还乡”，本用不着他带头。妈妈却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带着我和姐姐回到故乡。爷爷的土地和房子土改时分了，老人自己住的房子在他们1953年去世后也交给村里处理。我们娘仨没有地方住，就